

夜静水寒鱼不食，满船空载月明归  
——船子和尚拔棹歌

你很可能知道姜太公钓鱼。你可能知道严子陵钓鱼。你很可能不知道船子和尚钓鱼。

如果说姜太公在渭水钓的是入世，严子陵在富春江钓的是出世，那么，船子和尚这位唐代高僧，在上海朱泾“日泛小舟”，垂钓渡人，钓的是“渡世”。他的也是直钩。

## 【一】

1989年10月15日，程十发画的一幅《钓鱼图》，用挂号快件从上海寄去广州参加全国美展，结果却不翼而飞。

多次追问之后，终于有人承认，见到过这幅作品。但，“因为一位香港名人喜欢，便作为友谊信物‘奉送’了”。

老画家“有些愤然”，说了两句话：一，“以后不画鱼了”；二，“就是砍了船子和尚的三千毛竹做鱼竿，我也要把那条鱼钓回来”。

这幅他的“得意之作”，画的正是船子和尚钓鱼。画面上三首题诗，也来自著名的“船子和尚拔棹歌”。

“船子和尚拔棹歌”，正是施蛰存在1956年的独家发现、到1990年“还在惦念”的学术追访。

陈尚君在《濠上漫与》写道：船子和尚，是“上海文学史上不能不提到的重要诗僧”。

还有，毛泽东在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所用“上无片瓦，下无插针之地”一词的出处，胡道静精心送给星云大师来访的礼物，日本一休和尚在数百年后写下的诗作《船子钓鱼图》，米芾题写的法忍寺名，黄庭坚等文士与历代禅师达162首之多的“吟咏船子事迹，追慕船子高风”诗词，及后世追崇的“农禅始祖”“渔词宗师”“集诗僧、渔父、隐者于一身”“在中国文学史、宗教文学史应有一席之地”“一般公认其最早将渔父精神与禅宗相沟通”等诸多评语……都与船子和尚息息相关。

曾在灵隐寺飞来峰北涧隐居十年，不会随便便就和人合得来、一旦认同又不会轻易违背的禅师，禅师说“北涧于人不苟合，亦不不苟睨”，在《西亭兰若记》写道——

“船子之昭昭，如日丽天。”

而最在后人心中激荡层层涟漪、扩散波动千年的，恐怕还是船子和尚最后纵身入水，“覆舟而逝”的那个水圈。

一位网友在“知乎”留言：这是“最让我感动的一个（禅宗）公案”。

## 【二】

六祖慧能（一说惠能）一首“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”，与神秀的“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。时时勤拂拭，莫使有尘埃”鲜明分野，广为人知，恐怕是中国禅宗最有名的对话了，也就此区分出禅宗“南顿北渐”的南宗与北宗、“顿悟”与“渐悟”。

船子和尚是六祖的后辈弟子，也堪称传法最“惊心动魄”、“顿悟”最传奇动人的一个。

六祖临终前，一位徒弟问，自己将来如何追随？答：“寻思去。”于是这位徒弟从此“每于静处端坐”，“寂若忘生”。

直到有一天，被人告知，他有位师兄名叫行思和尚，住在吉州。这才恍悟，原来恩师是直言。

就此前往，后成一代高僧。这位徒弟，就是希迁禅师。《景德传灯录》卷十四说，僧问，如何是解脱？他答：“谁缚汝。”谁捆了你。再问：如何是净土？他又答：“谁垢汝。”谁脏了你。

是不是和六祖慧能的“本来无一物”很像？

他还有一帖“心药方”：“慈悲心一片；好肚肠一条；温柔半两；道理三分；信行要紧；中直一块；孝顺十分；老实一个；阴鹭全用；方便不拘多少。”有游客在舟山普陀山法雨寺大殿外牆见到过，上写的“无际大师心药方”，无际即希迁。

希迁与六祖另一弟子、在江西南康传道的马祖道一禅师，被称“并世二大士”。

葛兆光教授谈到，北宗与南宗，尤其马祖道一之后，不在于渐悟和顿悟，而在于渐修和不修。陈引驰教授认为，中唐时代的禅宗发展，以马祖道一的洪州禅最为风行，且比六祖慧能更进一步。六祖破除“坐禅修行”，而马祖道一认为，既然心性本净，就连起念修行都属不必，“只如今行住坐卧，应机接物，尽是道”。

大诗人白居易，便深受洪州禅影响，临终遗命葬于马祖弟子之侧。

而惟俨禅师，是“二大士”共同教过的弟子。

他有一段故事比较出名：唐朝著名文人李翱前来问道，惟俨用手指下说：“云在天水在瓶。”（《祖堂集》版本为惟俨指天指瓶说“云在青天水在瓶”，大意同）李翱于是忽然领悟。

他还有一段著名的“绕口令”——问他：“兀兀地思量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思量个不思量底。”又问：“不思量底如何思量？”他说：“非思量。”

如果联系惟俨的禅学思想或可理解，这说的就是苏东坡写给挚爱亡妻那句“不思量，自难忘”。

“自难忘”，就是并非非思量出来的，不用思量也深刻心底的难忘。

船子和尚，就是师从惟俨。知道了从六祖次第而下的这些禅思承创，就更能理解船子后在上海朱泾的行迹言辞，诚可谓代代相传后的开枝散叶，亦可谓不断精进后的百尺竿头。

惟俨对徒弟寄予厚望：“子以后上无片瓦，下无锥地，大闹吾宗。”闹，开辟、显露。

船子做到了，也真的上无片瓦、下无锥地。

他在船上。

## 【三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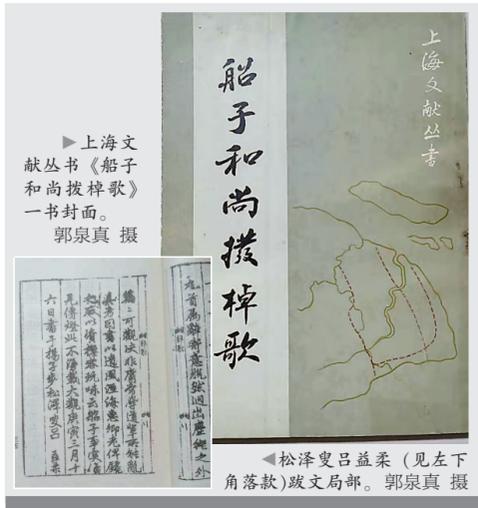
“白发渔樵江渚上”，渔父，是中国文学里的经典形象。

从屈原笔下的《楚辞·渔父篇》、《庄子》里批评孔子的渔父，是隐遁避世，到唐代张志和的“青箬笠，绿蓑衣，斜风细雨不须归”，是乐在风波、渔父形象变化，折射文人心境与文化意味。

# 船子和尚

## ——上海两千年人物考(三)

■本报首席记者 郭泉真



及至船子和尚，“渔父”遇见禅僧，渔词融合禅意，便又开出“渔禅”“农禅”一片新风新境。而这—中国文学史与宗教史的共同重要时刻，发生上海。

船子和尚一生的整个后半生，一生最重要的高光时刻，最后“覆舟而逝”的毕生归宿，也都在上海。

所以《祖堂集》对他的列传具名，正式称呼是“华亭和尚”。

他的前半生，来上海之前的三十余年里，长期随性惟禅师在湖南集议。

《祖堂集》说，船子和尚大名“德诚”，不知道他俗家时候的姓，具体生卒年月也“莫测始终”，很神秘。《五灯会元》一书则说，德诚禅师“节操高迈，度量不群”，惟俨禅师逝世后，德诚与同门的道吾、云岩一起离开药山，嘱咐两人应该各据一方，建立药山宗旨，而自己率性疏野，热爱山水，如果日后遇见伶俐的人，指引他来，自己将传授生平所得，以报答先师之恩。

于是大家分手，德诚禅师来到华亭，泛一小舟，随缘度日，以接四方往来之人。“时人莫知其高蹈，因号船子和尚。”高蹈，指隐居。

然而他一直在留心寻觅，思报师恩。

一次泊船岸边闲谈，船子和尚叹道：“拔棹清波，金鳞罕遇。”棹，长的船桨、船竿。金鳞，当是指他期待的“伶俐”之人。

他有一首拔棹歌也写道，“三十年来坐钓台”，“金鳞不遇空劳力”。

为报师恩，他后半生又等了三十年。

终于，功夫不负有心人。道吾在京口（今镇江）遇见一位夹山善会禅师，指引对方“往华亭船子处去”，不过嘱咐“须易服而往”。夹山随即遣散众人，收拾行李，直奔华亭。

有观点认为，夹山其实已经是开堂传法的禅师了，道吾此举，意思是希望他放低姿态。

然而夹山还是被船子和尚用桨打入水中。

## 【四】

《五灯会元》原文是，两人见面后，船子和尚很客气地问：“大德住甚么寺？”夹山说，“寺即不住，住即不似。”

船子和尚说：“不似，似个甚么？”夹山又说：“不是目前法。”船子和尚说：“甚处学得来？”夹山再答：“非耳目之所到。”于是船子和尚说：“一句合头语，万劫系驴馱。”到这里，夹山没话接了。

这段对话，像打哑谜，尤其夹山的回答。

禅宗讲究打机锋，即机警犀利的话语，意在从中悟道。不过一般为，夹山的话，或者是还浮于表面，或者是心里有不服，所以一直绕弯子，不好好说话。于是船子和尚说，一句看似很对路、很得道的话（合头语），却往住是拴住笨驴的木头桩子，让人陷入思维定势，万劫不复。

一句话说得夹山怔住了。

船子和尚紧接着又说：“垂丝千尺，意在深潭，离钩三寸，子何不道？”意思是钓鱼线千尺那么长，是为了抵达深潭，离钩道就差一点儿了，你为什么不说不说？

夹山正要开口，却被船子和尚忽然一桨打入水中。

夹山才上船，船子和尚又说：“道，道！”

夹山正要开口，船子和尚又打。

夹山于是豁然大悟，“点头三下”。

南怀瑾在《金刚经说什么》解释说，（船子和尚）把他（夹山）满肚子学问道理给水泡光了，再一次冒上来，夹山说我懂了，再不要把我按下去了。这一下开悟了。

联系六祖慧能、石头希迁、马祖道一、药山惟俨的一脉禅理，船子和尚此举用意，被认为还是在讲求刹那灵光的“顿悟”，抛去言语的“本心”，不过可谓最为极致。

船子和尚于是又和夹山有一番对话，最后满意地说：“钓尽江波，金鳞始遇。”

“开悟了”的夹山，此时反应也不再是开口，而是“掩耳”。

船子和尚很高兴地说：“如是如是。”便嘱咐他，你可以离开了。

夹山就此告别，却又频频回顾。于是，船子和尚叫了他一声。



夹山回头一看，“师竖起棹子曰：‘汝将谓别有。’乃覆舟入水而逝”。

一般认为，夹山的频频回顾，显示了他仍有犹疑，于是船子和尚为了坚定他的信心，竖起船桨说，你以为还有别的“道”吗，然后把船弄翻自己就沉下去了。

这是以命开示。

所以宋代仰慕者在其故地建西亭（即北涧禅师所写《西亭兰若记》的西亭），一方面“冀遇如船子者”，“求一言之益，而拔俗于千仞之上”，另一方面更是敬佩他“一语而契”就“自没以化”，慨叹“师之自立孤高如此”，并进一步指出，从中可以懂得一个道理：人生不能像“虚舟”“水泡”一样空虚度日，而同门的道吾、云岩一起离开药山，嘱咐两人应该各据一方，建立药山宗旨，而自己率性疏野，热爱山水，如果日后遇见伶俐的人，指引他来，自己将传授生平所得，以报答先师之恩。

所以千载以后，网友说，这是“最让我感动的一个公案”。

今天的上海朱泾河上，风自往来，事越千年。

## 【五】

也有宋代的《景德传灯录》说，船子和尚是“弃舟而逝，莫知其终”。

不过文献大多持“自没以化”说。还有一个参考是，他在上海朱泾留下过“肉身”。

王元化先生为总顾问的《上海乡镇旧志丛书》之《清·朱泾志》卷四里，有一条目“船子肉身”，称“向在法忍寺”。

法忍寺，就在船子和尚覆舟入水而逝之处，当时就建了寺，唐咸通十年，和尚藏禅又复建船子道场，即法忍寺（一说为宋代改名）。研究者安涛在《中心与边缘：明清以来江南市镇经济社会转型研究》一书说：船子覆舟之后，各地名山大刹的高僧及文人学士们纷纷前来寻访他的遗迹，朱泾镇成为区域宗教文化中心，先后共有33处奇观，其中，法忍寺被认为是主要代表。还有研究称，朱泾因一位“佛祖在人间”的船子和尚，历来就是浦南佛教圣地，到南宋编撰《云间志》时，西林寺（即法忍寺）已与著名的静安寺、普照寺等齐名，在华亭四十六佛寺排名第八。据《朱泾志》载，该寺曾有院落12座、房屋5048间，足见其大，宋代大书法家米芾还题写了法忍寺名。

今天百度地图上，依然可见朱泾镇有一条长约1.5公里的老街，东为东林街，西为西林街，分别对应着东林寺和西林寺。街旁还有一个“船子缘”公园。而西林街的尽头，是一条小河。

会不会就是当年船子和尚覆舟之处呢？

法忍寺虽已无存。但上海第一个4A级佛教景区，2007年开始对公众开放的东林寺，开山祖师元智禅师，据载就是“得度于法忍寺某”。所以法忍寺的历史，也被认为是东林寺的“史前史”。

2016年7月19日，东林寺举行“关爱青少年 情系东林寺”系列爱心活动的一幕重头戏，便是开庆法师解读“船子和尚拔棹歌”。现场参加活动的家长和小朋友们，还一起朗声背诵。

书声琅琅，不禁让人想起，当年《西亭兰若记》说船子和尚三首拔棹歌的“西亭三咏”，“照耀天目”，“虽乳儿灶妇能歌之”。

## 【六】

西亭三咏，是古人长期仅知的三首，黄庭坚等众多诗人曾多次引用。史籍又未称船子和尚生卒，所以长期以来，一般还认为他是宋人。

直到1956年，一个机缘，施蛰存先生见到了清嘉庆九年（1804年）刻本《机缘集》。

在这本古籍里，有船子和尚渔父歌词三十九首，及历代僧俗和作。由此，才确知他为唐僧，也才知其渔父词存世不止3首，且原名当为“拔棹歌”——“此皆元明以来学者所未知也”。

1986年，施蛰存又得知上图有元代法忍寺首座坦禅师编纂、刻印的海内孤本——元刻《船子和尚拔棹歌》（即《机缘集》），为之“惊喜”，急切“怂恿”编入长期领导上海市文博工作的工作行主编的《上海文脉丛书》，作为第一种出版，并为之

写序。记者辗转购得一本，书名由赵朴初题写，扉页有陆定一题写的丛书名。

也是因为发现了《机缘集》，后人才从该书上册的跋文得知：这三十九首拔棹歌，还是幸亏华亭一位乡贤和金山枫泾宋代海惠寺（一说海会寺）石刻，才得以录入下来。

跋文里说：“云间船子和尚嗣法药山，尝为《拔棹歌》，其传播人口者才一二首。益柔于先子遗编中得三十九首，属词寄意，脱然迥出尘网之外，篇篇可观，决非庸常学道辈所能乱真者。因书以遗枫泾海惠乡老，俾俛之石，以资禅客玩味云。”

益柔，吕益柔，华亭人，宋代进士，刑部侍郎。先子，指父亲。

也就是说，施蛰存与方行看到的船子遗珍，是这位自号“松泽叟”的乡贤吕益柔从自家父亲遗编中，摘录下来，刻在石上，进而被法忍寺坦禅师刻印成书，从而幸存于世至今的。

吕益柔说得很清楚，打劫他做这件事的，是船子和尚这三十九首拔棹歌，“属词寄意，脱然迥出尘网之外”。

如，“有一鱼兮伟莫裁。混虚包纳信奇哉。能变化，吐风雷。下线何曾钓得来”。如，“水色春光处处新。本来不俗不同尘。着气力，用精神。莫作虚生浪死人”。如，“一任孤舟正又斜。乾坤何路指津涯。抛岁月，卧烟霞。在处江山便是家”……

在他看来，“篇篇可观”。

## 【七】

禅是诗家切玉刀。

施蛰存先生谈到，船子和尚与张志和渔父词，皆咏渔人生活而寓以释道玄理。

而且句法全同，和张志和“西塞山前白鹭飞，桃花流水鳜鱼肥。青箬笠，绿蓑衣，斜风细雨不须归”一样，七七三七。这被认为是词的最初形式。两人也被认为是从诗到词的两位重要人物。

然而，施先生喟叹，“后世但知有张志和渔父词，而不知有船子和尚渔父词也”。

施蛰存一生除创办、主编文学期刊《现代》外，还在1981年创办、主编了学术集刊《词学》，并“视作自己学术生命的一部分”。其中第一辑，就刊登了日本学者松浦友久《关于越调诗的二三问题——唐代新声在日本的遗留》一文。文中披露说，“七七三三七”句法的诗，在唐代便已流传到日本，并为日本诗人所乐于采用，日本诗人称这一形式的诗为越调诗。

第二辑，施先生自己又作《船子和尚拔棹歌》一文，文中举出清代乡贤周霏歌之语：“世但知船子为佛祖，不知为唐诗人，为唐词人也”，并指出王国维等大家也“失于采录”，又将三十九首拔棹歌全录于后。

这件事，他非常在意，至少在着了四十年。

早在上海解放之初，亲戚家一位小姑娘曾告诉他，泖泾（即朱泾）有一小庵，墙上嵌几块横方形的石刻，刻的是船子和尚像。他当时便嘱咐小姑娘将两首“像赞”文字抄来。

1978年，寒夜前的一天，他又嘱咐请一位上门看望的金山籍学生，过几天回金山吕巷探亲时，如去朱泾，找找船子和尚像，设法拓下来，学生去找了一天，无果而归。

1990年，学生在《解放日报》看到华风文章提及施蛰存对研究船子和尚的发现，便又写信给老师，希望继续提供线索寻访。施蛰存很快回信，表示“船子和尚石刻像，我还在惦念”。

这年假，学生辗转多途，竟然设法找到了已搬迁吕巷的那位“小姑娘”，却依然无果。再去朱泾，仍一无所得。施蛰存也无可奈何，只说：“肯定船子和尚是唐朝人，《全唐诗》就应该补充他的《拔棹歌》三十九首。”

记者多方找寻这位学生，线索指向当年《新读写》杂志一位兼职编辑，请教主编之称。

只是去年清明期间已逝去了。

## 【八】

三十九首《拔棹歌》还在。

如其中最著名的第一首：“千尺丝纶直下垂，一波才动万波随。夜静水寒鱼不食，满船空载月明归。”千载以来，解读连连，长存人心。

黄庭坚曾化作新词，但被认为，意境远不及船子原作。

胡晓明教授曾“试强作解人”：千尺丝纶直下垂是佛家讲的“无明”，或者现代心理学的无意识；一波才动万波随是佛家讲的“因缘”“种子”，如何摆脱这与生俱来的套套？夜静水寒鱼不食是“无欲”，满船空载月明归是“无用之用”，是“自由”，自己如此如此，自己决定自己，自己完成自己，自己作自己的主宰。自己如此，才有诗意的生趣敞开。

胡晓明教授慨叹，这个船子和尚，真是写透了千古江南文人梦……

在一位法师看来，“一波才动万波随”是讲烦恼，“满船空载月明归”即明心见性，见到本心。

还有一个说法是，唐朝词集，全国仅发现两部，一在敦煌，一为船子。《拔棹歌》文献价值非凡。

《清·朱泾志》载，宋代禅师妙普，仰慕船子，居留华亭，曾特意去乌镇怒斥贼乱，保镇上庐舍不被焚烧，而在绍兴年间忽然对人说：“坐脱立亡，不若水葬。”“撒手便行，船子和尚。”于是在青龙江乘木盆，张布帆，吹笛远泛而化。

一位后人叹说，人类有一个船子和尚就足够了，正如南宋林希逸另一篇《西亭兰若记》所言，“学伯夷之清者，不必皆饿西山，学屈原之忠者，不必皆沉汨罗”，而要像陈继儒的朋友麻衣和尚那样，通透些。麻衣和尚也说要募资购船，作船子和尚行径，却用募集到的钱，付了酒账。人家问起船在哪里，他就说：“船停在酒槽堆里呢。”

## 【九】

至于船子和尚最在意的法嗣后传，就说一件事：

2005年《湖南日报》报道，4月8日，日本爱知世博会上，石门夹山寺僧尼表演的“夹山禅茶”，在日本茶人中引起强烈反响。曾于1992年率团来“夹山祖庭”拜谒的多田佑史激动不已：“日本茶道的祖庭在石门夹山，夹山和尚是日本茶道的真正鼻祖，禅茶一味是日本茶道的四字真言……”

满船空载月明归。

# 上海文学史不能不提到的重要诗僧

## ——对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

去年8月上海书展，陈尚君教授《濠上漫与》新书发布，中华书局公众号的标题是《唐时没有上海，但上海有唐诗》。引文用了书中写船子和尚那篇：“上海卫建于南宋，元代设上海县，唐时没有上海，但地方早有了，只是没有都市，也没有商圈，到处是泽国溇泾，恰是隐居修禅的好地方。一位远方的禅僧，喜欢上了这个地方，后半生都在这里度过，留下一卷很有韵味的好诗……”

记者：《全唐诗》有没有船子和尚拔棹歌？

陈尚君：没有收录。因为康熙《全唐诗》是根据胡震亨《唐音统笺》和李振宜《全唐诗》改编的，其实《唐音统笺》卷九七三收录了船子所有作品，但仅仅因为康熙皇帝认为偶颂不是诗，所以就弃而未取。

记者：这种失收现象并非孤例吧？

陈尚君：张志和五首《渔歌》在颜真卿、李德裕的推介下，当时就闻名全国，还传播到东瀛，形成了许多追和作品。而《全唐诗》失收的相关作品，超过50首。不可思议的是，唐宪宗曾苦求张志和的《渔歌》，不得，后来是李德裕在润州刺史任上访得五首，但在日本，这组诗却已引起朝野唱和热潮。据说嵯峨天皇38岁退位那年写出《渔歌》五首，不知与此有无内在联系。“平安朝第一女诗人”有智子内亲王，也写过“春水洋

洋沧浪清，渔翁从此独濯缨。何乡里，何姓名，酒里闲歌送太平”。还有溢野贞主，也有五首完整保存。他们都没到过中国，但诗作均得张诗精神。

记者：张诗精神是什么？

陈尚君：渔父是中国文学经典人物。《庄子·渔父》主张回归自然。《楚辞·渔父》表达了愤世嫉俗者的另一种人生选择。而张志和的《渔歌》，着力的是陶醉自然美景，不受世俗羁绊，率性而自由，可以说是新渔父的人生宣言。

记者：船子和尚和张志和区别在哪？

陈尚君：作品风格一致，区别仅仅在于，张志和是道教追随者，船子是南宗禅门高僧。道士可吃鱼肉，享受“鲈鱼肥”，意在乐享生活，而僧人不能杀生，所以是直钩，意在修行悟道。“外却形骸放却情，萧然孤坐一船轻。圆月上，四方明，不是奇人不易行。”说的天地之广阔，即景之美妙，现实不是幻，人生之无奈。“一任孤舟正又斜，乾坤何路指津涯。抛岁月，卧烟霞，在处江山便是家。”说的是在处即家、随缘而安。

“愚迷未识主人公，终日孜孜恨不同。到彼岸，出樊笼，元来只是旧时翁。”说的是跳出樊笼樊笼，在彼岸的悟悟中重新认识自我。船子和尚是开宗立派的高僧，不空谈高深道理，而是在细屑的感受中传达禅机，诗意中传出禅味。

记者：您如何解读“满船空载月明归”？

陈尚君：“千尺丝纶直下垂，一波才动万波随。”这讲的是欲望一经触动，必然引起无穷是非，而在诗人看来，鱼食与否，并不重要，“夜深水寒鱼不食”，重要的是水面开阔，皓月当空，人天一色，物我同一，陶醉其间，得失两忘，“满船空载月明归”，这意境太浑成了。

记者：他和张志和这种“七七三三七”，在诗词演变史的什么阶段？

陈尚君：我认为，是介于诗词之间的作品。这种七七三三七句式，在盛唐、中唐之间，禅宗和尚写过许多类似作品。这种句式适合民间传唱，有点像箭子的《成相辞》或后世莲花落、白居易的《新乐府》也是如此。

记者：您发现船子和尚作品有古沪语痕迹？

陈尚君：他中年以后住在华亭朱泾，朱泾是近代金山旧县城所在，至少20多年经常来往于华亭、朱泾间，作品写于今天的上海境内，留存有古沪语痕迹。如“古韵先生鹤发垂，穿波出浪不曾疑。心荡荡，笑怡怡，长道无人画得伊”，末尾这个“伊”，就是吴语中的他，“五四”以后也有人建议可用作女性第三人称代词。又如“卧海擎云势莫知，优游何处不相宜。香象子，大龙儿，甚么波涛倚得伊”，末句一样，也保留了当时的口语。

# 文脉如水谁拔棹

追考船子事迹，最感动处，倒不在于“覆舟而逝”那个水圈，而在吕益柔、坦禅师、施蛰存、方行……包括那位学生。

从一本《机缘集》的千载机缘，到三十九首拔棹歌的重现于世，从家藏遗编的两代传承，到石刻版印的幸存接续，传奇之中，显出一份动人。这动人，首在文化作品，如吕益柔被船子诗作“属词寄意，脱然迥出尘网之外”打动，生了石刻传播之心。这动人，更在文化传承。文脉如水，流淌不绝，而一颗对文化遗存的珍视呵护之心，正如舟行水上，在一代代拔棹者的接力传承中得以不滞不沉。

和顾野王《玉篇》在日本的传播一样，船子和尚和张志和写的这种“七七三三七”句式，在唐代传至东瀛。后来直到明代，日本那位“聪明的一休”——高僧一休宗纯，还曾写过两首《船子钓台图》，如：“千尺丝纶岂得收，一天风月一江流。舟翻人去名犹在，洗水何因不逆流。”

这是文化的魅力。

正如钱振民教授对船子事迹的感言：儒“入世”，道“出世”，佛则出入于其间，随着历史的演进，三者互相吸收，交融发展，从而成就了博大精深而又洋溢着强大生命力的中华文明。九峰三泖吸引并包容了船子和尚，而船子和尚亦为成就这片土地之文明贡献了智慧。近代以来的上海一跃而为成为中西文明交融之地，其来有自。改革开放的今天，倍加需要借鉴吸收不同地域不同色彩的人类优秀文明成果，从而创造出更加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。